

2020 我们的故事——

一位美国医生家属的2020

文/何小华（印第安纳波利斯）

我先生何成师是在医院工作的家庭医生。每年冬天都是我们滑雪的季节，一到他的休息周，我们就一同去不同的美西雪场滑雪，享受在银白色的山岳间疾速飞跃带来的兴奋。可是，2020年的冬天却非同寻常，年初武汉疫情初起，印地来自武汉的朋友们组织了抗疫行动，我也和他们一起，捐款买口罩运往武汉，高喊加油口号。不过，我总觉得新冠疫情还只是在大洋彼岸，有种隔岸观火的错觉。我照常和先生、好友到西部滑雪。

哪知到了3月初，病毒就潜入印州。先生受邀到印州小城Greenburg去顶班，第二天就碰上了该院的第一个新冠病人，而且是重症患者。先生当晚回家告诉我，我一下就呆了。意识到新冠疫情不仅到了印州，而且真真切切地进入到我自家的地盘。虽然我本人平时天不怕地不怕，但这回的确让我胆战心惊。

我对自己先生的专业知识绝对放心，他在美国行医20多年，经验丰富。可是新冠肺炎是呼吸道传染疾病，小小的病毒，看不见摸不着，如果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用品（PPE），后果不堪设想。可怕的是那时医院对新冠肺炎的治疗没有经验，所有医院的N95口罩与PPE极为匮乏，很多医护人员都没有口罩戴，接触新冠病人时必须戴的N95口罩也只能反复使用。我先生工作的小医院最初完全没有隔离的概念，我们都担心他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感染了病毒。幸好那时礼来公司刚有了为医护人员提供的新冠检测，我先生赶快去了，两天后得知结果阴性，让我稍稍放了心。

不过，最让我担忧的还是我86岁的老妈妈，她已经与我们同住十几年了，新冠病毒对高龄老人的危害极大，我真心不希望她有任何意外发生。可是我一直没在家“设防”，楼上楼下，屋里屋外，竟然找不到一个口罩。情急之中，我只好根据我在生物实验室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赶快把老妈妈在家里“重点保护起来”，不让她与我先生有任何接触，把每顿饭端给她，一切严格保持社交距离。

我将自家的情况在微信群朋友圈里简单说了一下，马上得到了朋友们的反响，好几个朋友把自家存放的口罩送到我家门口。在口罩紧张、人人需要防范的时候，朋友们拔刀相助的热情真让我感动。那一个周末，正好赶上宇童教育和几个华人组织在卡梅尔图书馆为医务人员收集口罩，他们委托我把一些收集到的口罩交给我先生。到我先生周一去医院上班时，他的车上装了100多个N95和几箱外科口罩，救了他们医院的急。

这一有惊无险的亲身经历让我有了一点经验。我觉得与其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如做点有益的事情。于是，我用社交媒体动员大家去为医护人员的安危签名请愿，一听到有关口罩出售的信息，立马行动。当时美国民众还没有戴口罩的意识，我居然在本地的建材商店买到了一些美国制造的N95口罩，随即给先生送去，还分配给天天在门诊和参与紧急救护的医生朋友们。

于此同时，远在上海的好友也积极想办法，跨洋邮寄N95口罩，可惜中国海关不允许大批运输。在接下的



热爱滑雪的作者

几周里，我继续和几个华人组织收集民间的N95口罩和PPE，然后送到印州的医院、老人院、警察局和消防队。后来，我还参加了宇童教育等组织发起的送餐活动，用华人社区的捐款，请四川餐馆做好香喷喷的美味午餐，送到 St Vincent 医院急诊室。我们还得到了教画画的周候芊老师的热心帮助，她让孩子们画画感谢，我们把画贴在饭盒上，医护人员们收到热乎乎的免费午餐，都十分感动。

疫情期间，精神紧张，特别是在执行政府禁令的几个星期，我的心理压力山大。好在有朋友们的关爱，我们深感人间的温情。我也逐渐学会了自我减压，除了在社交媒体上与朋友切磋面食厨艺，还与跑友一起用跑步的运动方式筹集资金，虽说这些行动都微不足道，但的确让我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再那么压抑。

2020年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终于有各种口罩出售，也盼到了对新冠肺炎的有效治疗，还有疫苗的研发成功。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盼望在2021年的冬天再去滑雪。

编者按：在2020年即将结束的日子里，《亚美导报》和宇童教育基金会正在汇集整理一本《2020：我们的故事》，旨在记录2020年发生在印州的真人真事，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如果您也有兴趣，请联系：317-213-5825



今年3-4月，印城华人组织为医护人员募集个人防护用品



今年4月，印城华人组织为一线医护人员赠送爱心午餐



周老师画班的孩子为医护人员画的画